

王雁翔 ····· 著

窗外如烟似雾，
细细密密、淅淅沥沥的春雨是落着的，
却看不见雨滴，天地一片迷蒙。

穿越时光 的河流

Across the river of tim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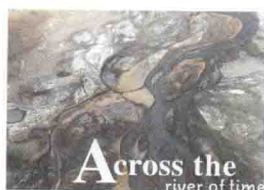
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王雁翔

· · · · ·
著



穿越时光 的河流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穿越时光的河流 / 王雁翔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4. 11
ISBN 978-7-5360-7338-8

I. ①穿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54728号

图片作者: 王世英 王雁翔 王 宁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责任编辑: 蔡 安 欧阳薇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陈诗泳
装帧设计: 礼孩书衣坊

书 名	穿越时光的河流 CHUAN YUE SHI GUANG DE HE LIU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
开 本	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6 开
印 张	21.75 1 插页
字 数	300,000 字
版 次	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4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—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雁翔和他心中的绿洲

傅建文

近十余年来，谈文学已是一件极奢侈的事。首先，缺少谈文学的语境，同学和朋友聚会、聚餐，话题倒是蛮多，股票、房子、车子、票子、腐败案、畸形恋……内容五花八门，模式光怪陆离，装满一肚子的八卦，谁还有兴趣谈文学？其次，也没有什么文学可谈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是个文学膨胀的年代，久患文学“饥饿症”的国人几乎把十九、二十世纪所有的中外文学式样梳捋了一遍，层出不穷的新作戴着各种“名头”闪亮登场：伤痕文学，寻根文学，朦胧诗派，意识流，新写实，先锋派……境况盛极一时，令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们欢欣鼓舞，自觉不自觉地痴迷其中。是哦，随便一家报刊发表的文章，都会拥有数十万甚至数百万读者；随便一家省地级文学刊物，动辄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发行量，文学和创作者的荣耀令人羡慕。事实上，这个时期确实出现了不少好作品，涌现了不少好作家，成为二十世纪文学史上最亮丽的一道风景。然而，和任何事物一样，盛极必衰，是一种逃不脱的宿命和规律，进入二十一世纪，文学急速退位，从回归本位到急速坠落，几乎到了不值一钱的地步。很多优秀作家隐匿或改行，好作品几近绝迹。走进书店，挂着文学“羊头”的书籍倒是琳琅满目，但细一瞧，都是些什么货色呢？标榜为反腐的官场小说，大抵是教唆官场腐败的黑教材；标榜为悬疑的志怪小说，亦大抵是盗墓掘坟夺宝的劣行和妖魔鬼怪狂舞之类的大汇总。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，虽说能满足一部分人的感官刺激，但哪里有一丁半点营养？或许，这是相当一部分人疏远文学的原由之一？

回过头来，一些办得认真、过去在广大读者和作者中间影响甚大的文学刊物，品质和订数也在直线下降。我做过一个不是调查的调查，在一个约有四百余人、本科生比例达九成以上的行政机关，翻看了一下他们的报刊订阅表，其中《小说月报》两份、《小说选刊》两份、《收获》两份、《人民文学》一份、《散文选刊》一份，这就是他们订阅的所有文学刊物！我还做过一个不是问卷的问卷，在约一百个包含着不同职业、不同层次但具有完全阅读能力的人群中，每年能完整读完十部以上文学作品的人，只有一至两人；读完五部以上的，三至四人；至于全年不能读完一部长篇文学作品的人，却高达七成以上！我们不禁要问：这个社会到底怎么啦？一方面经济、科技、基础建设和物质生活等飞速发展，另一方面，糟粕文化横行，人文素质和道德底线急剧下降！不读书，没有好书读，两种现象像一对相互依存的孪生兄弟，飞速旋转形成了一个无涯的社会黑洞。

我就这个问题问过雁翔，他说这世界太“精彩”，他同样看不明白，但他表示，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变化，他都不会放弃保存在自己心中的那块“自留地”。

所谓“自留地”，当然是指一切艺术式样依托并倚为基础的母本——文学。

2007年6月，雁翔调至我所在的军区机关，是上级新闻单位派出机构的负责人。他到任后的七年多时间里，我们一直毗邻着，虽然两人都有过几次办公室搬迁的经历，但办公室的距离从来没有超过十米。因为近，交往和了解渐增。有时候，我到他办公室晃一晃，闲聊一会儿天；有时候，他溜达到我办公室，对抽一支烟，随意交谈一阵。事后想想，我们真还没聊过其他什么，聊的还真的就是文学。聊各自喜欢的作家，聊各自喜欢的作品，话不多也不长，但契合着一种认同。事实上，雁翔对待文学的态度是认真而执着的，在他办公室靠东的一壁书柜中，除部分专业书籍外，三分之二还多的都是文学作品和史学著作，我每次进他的办公室，都要贴着他的书橱浏览一遍，看看也是一种快乐。不过，最让我感佩的，还是每隔个把月，他都会捧

来他的散文文稿，有时一篇，有时两三篇，有时更多，从未间断过。作为文学刊物编辑，当然希望得到好作者的不断垂青；作为文友，更为他不断耕耘、不断开花结果而感到由衷欣慰。他的执著让我看到，即便是在精神异常浑浊的当下，人仍然可以生活的纯粹，透明。

许多人有才华没根系，雁翔的散文是有“根”的，基本可归纳于两类：一是写他西北故乡的，一是写他西北军营的。至今，我仍未踏足过西北的土地，关于西北的印象，都是来自书本、影视等媒体。这种印象又是大而化之的，连绵的黄土地，及和黄土地一样质朴的人们。雁翔的散文让我对这块黄土地的认知细化了，像画画一样，一块块充盈起来，有了生动，有了色彩，让人心生向往。如《风吹麦浪》中描述的：春雨淅淅，阡陌交错，绿波荡漾，充满生机的麦子自由自在地舒展着腰身，很快，麦子扬花吐浆的芬芳弥漫在田埂上，布谷鸟美丽清脆的歌声也传来了。几乎是一夜之间，万顷碧波就染上了金灿灿的颜色，在微风中帛缎般起伏。又如《打麦场》中勾勒的：“一大早，麦场上就热闹开了，精心摆起来的麦垛打开了，男女老幼齐上阵，都在麦场上摊场，解开麦捆，挑开摊满麦场，足有一米厚……”这种纯农耕的热闹劳动场景，既原始又快乐，已成为当下渐行渐远的风景。还有原野间的村庄、果园的记忆、房前屋后的核桃树、土垌间的黄花菜、歌唱的羊群，以及槐花、香椿、苦苦菜、紫花苜蓿等野地里名目众多的野菜。凡此种种，无一不透出一种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色。同样，共倚共存的是带着鲜明地域特色的民俗民情和憨厚的人们。比如元宵节由谷面捏成并点亮的生肖灯，我真是第一次听闻，竟然是这么有趣的民俗：“最难得是，根据一家人各人不同的属相，捏十二生肖灯，龙灯、猴灯、马灯、狗灯，不管大人小孩，每个人都得有一盏自己的生肖灯。特别有意思的是猴灯，常是一个大猴灯，其头上、背上、肩上、手上、怀里、脚上，还要或抱或立许多个小巧精致的小猴灯，有的小猴灯不过指甲盖大小。大猴身上的小猴灯越多，越见捏灯的功夫。因为要把一盏盏小猴灯捏得惟妙惟肖，心灵还要手巧，是智慧和技术的结晶……”想想，夜幕渐渐降临，圆月东升，家

家院落里竞相点燃一盏盏面灯，与天上银光相辉映，那是一种何等快乐开心的图景。面灯照亮的不仅仅是农家院落，更重要的是点燃了每个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阐述着一种简朴的人生道理：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盏亮晶晶的灯。还有拾粪、撵狼、在黑夜里满世界追着电影队跑等带有野趣的西北乡村生活，以及二月二龙抬头日子里的理发仪式和炒豆子等习俗，都是“以子弹的力量和速度穿越时光流转的河”中的一道道风景。当然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父亲的憨厚善良、勤劳朴实，及其对生活几近现实的态度，令人过目难忘，这正是黄土地上最忠实的守护者！母亲则秉承了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，坚韧、任劳任怨、哺育儿女们成长成人！而记忆中的老师，却多了一份敬重，言语间有了一种情感上的升华：“他目光深邃，清澈，眉宇间有一种久经沧桑的随和、从容、淡定，岁月的风尘无法遮蔽内心智慧滋养的坦然，坦然里充满温暖与力量……”这种赞誉，其实被岁月提炼得很纯粹了，似乎没有一点杂质。事实上，这也符合人生成长的发展规律，在每个人的成长进步中，总有一些人会发挥关键性的引领作用。这个人不一定是权威，不一定是领导，不一定是名人，但一定是个智者和达者，集知识和美德于一身。且看雁翔笔下的张志霄老师：“当时他已是近六十岁的老人，身形高大，背微微有些驼，古铜色的脸上，皱纹纵横交错，常年一身蓝色中山装。”这样子，确乎是一个乡村老教师的素描，但精彩的是他走进教室、走上讲台的神采：“张先生教两个班的语文，还有几个班的音乐，他每次走进教室，手里总托着三样东西——课本、教案和粉笔盒。除了粉笔盒，那两样搁到讲台上，很少翻动，要讲的内容都在心里。他声情并茂地讲解常使我的心灵和思想像长了翅膀的鸟，不停地飞向一个又一个生动美妙的世界……”是的，正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乡村教师，几十年如一日，一代又一代培养着牧牛放羊的乡村娃子，灌输知识，传授道理，让他们成长成人。而雁翔更受益更难忘的则是文学：像朝霞一样映照大地，也映照着无数人的心。雁翔的笔很干净，无论是父母师长亲友，亦或是童年的玩伴或放羊的老汉，都很本真，都很纯朴，身上流溢的正是

时下弘扬的“正能量”。或许，从雁翔走出生于斯、长于斯的村庄，这些故乡的人与事及生活的点点滴滴，便用刻刀镌刻在心上了，且随着时光之河的流淌，洗尽尘埃，越来越清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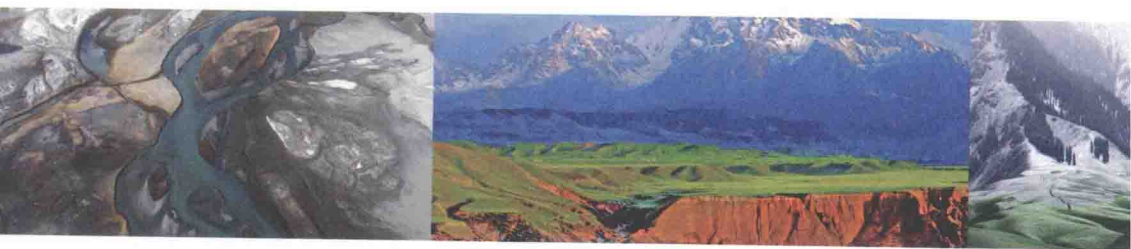
走进军营，对雁翔无疑是一个崭新的开始，虽然仍身处大西北，但目光和视界有了一种超越。特别是他从事新闻工作，长期辗转于大西北各地，用扎实的脚步丈量高原和边疆的土地，用一双既是新闻又是文学的目光探寻高原和边防军人的身影。于是，我们可以一同和他感受“天路”的缺氧、阿里边防的艰辛、中蒙边境的苍茫、天山南北的辽阔及许许多多特殊艰苦环境中坚守的军人。这些地方，这些人，我们从马丽华、周涛、王宗仁等作家的大量作品中读到过，我们也从众多的军事纪实栏目和以这些素材创作的舞台剧中看到过。每一次读和看，都是一种感动，无论是地理环境和环境中的人，身上似乎都披上了一层七彩灵光。雁翔的笔下也不例外。他走的是高原“天路”，落足的是不乏知名度的地方：新藏公路上的小驿站——三十里营房、海拔5380米神仙湾哨所、新藏界山达坂、雪山脚下戈壁滩上的阿勒泰边防连……读懂了这些地方，你就会知道什么叫艰苦。他看到的是坚守在这儿的人：三年在海拔4000多米雪山险道上趟过一百多次的排长张科、六年没探过家的连队司机何琪、放弃留在西安并主动申请到阿里高原工作的军医李生虎、海子口马场养马六年的士官李全虎……读懂了这些人，你就知道了什么是奉献！

从雁翔的散文作品中，不难读出他清晰的人生轨迹，以及他的人生态度和善恶观。我一直认为，好的散文作品应该是一个人自传的精彩片断。一个人一生历事阅事无数，将其中记忆深刻的点连缀在一起，就是一个人一生的经历。如果我们再将其中某个点细化，探求对人生的影响，并升华到至善至美和富有哲理的艺术高度，就会是好文章，能给人留下愉悦的享受和启迪作用。

岁月悠悠，“穿越时光的河流”能否滋润你心中的沙漠？

我看到了雁翔心中那片生机勃勃的绿洲。

2014年11月于羊城



C O N T E N T S

目 录



第一辑

- 遥远的牛圈子 / 003
军旅如歌 / 011
天路纪行 / 017
一地芬芳 / 037
阿里边防散记 / 043
歌声飞过蓝天 / 056
走在高高的山岗上 / 080
听，那海岛的涛声 / 098

第二辑

- 故乡的味道 / 117
风吹麦浪 / 125
果园杂记 / 132
打麦场 / 137
几重春色逐灯来 / 143
少年不识愁滋味 / 150
穿越时光的河流 / 155
核桃、黄花及其他 / 164
每当日落你会想起谁 / 171
被风吹散的故事 / 177
旧时光里的秦腔 / 183
青黄不接的春天 / 190

歌唱的羊群 /	197
一汪清粼粼的池水 /	202
拾粪 /	207
撵狼 /	212
走着走着就长大了 /	217
忧伤的田园 /	223
那些渐行渐远的生活 /	232

第三辑

我的母亲 /	241
我的父亲 /	252
恩师张志霄先生 /	262
如果生活不受打扰 /	268
一棵挺拔的树 /	282

第四辑

绿色心情 /	297
荷塘 /	307
撩人的乡音 /	312
温暖的延伸 /	317
把手写的信装入信封 /	322
何时抵达村庄的嘴唇 /	327

d i y i j i 第一辑

• • • • •



说是花，其实，是一盆盆绿色植物，比如冬青，有几盆植物我也叫不出名字。有两盆很惹眼，也让人很心酸，一盆是蒜苗，另一个盆里，栽着一棵大白菜。这些都被战士们当作花精心地呵护着。

Yaoyuan De Niuquanzi

遥远 的牛圈子

我真的没想到，当兵，会去那么远的地方，而且在偏远的大山里。

我们穿着肥大崭新的军装向天山腹地挺进时，在我的故乡，已是花红柳绿。可是，大山里还看不到春天微茫的脸。三月惊蛰，四月谷雨，五月立夏的农历节气，似乎不精确了。

汽车在大山里颠簸了一天，眼里掠过的，除了山还是山，远处是山，近处是山，白茫茫的大山小山，一座连一座。车队在山庞大粗糙的身躯上，像一阵风就可吹走的一只只小虫子，从半山腰上俯看山脚的车子，感觉是停着的。

尘土从车厢和篷布的缝隙里一股一股钻进来，一层层扑到我们的衣服上、脸上、眉毛上。天冷得厉害，我们呼出的热气与车厢里漂浮、颤抖的尘土碰撞着，交织着，像我们身体里的瞌睡，起起伏伏。一车厢灰头土脸的新兵，如出土的笨拙兵俑。

汽车路尽，接兵干部跳下车：“牛圈子到了，全体下车集合！”

这是一个小得地图上没有标注的终点。山沟里，错错落落，一片

一片，站着一排排平顶子房，满眼皑皑白雪，周围是光秃秃的泛着白光的树。眼前的景象，不单是我，几乎每个新战士都有点不知所措，眼里充满疑惑，惊诧，还有一些沮丧。

记得有一个新战士满脸不解地问接兵干部：“古怪怪的，这个地方咋叫牛圈子？”

接兵干部说，这里是牧区，是牧民放牛放羊的地方。

这回答更让大家一头雾水，放牛放羊的地方，我们来干嘛？

远山里的春天来得踌躇，迟迟疑疑。当春天姗姗来临时，已是五月下旬，山外的人该过夏天的生活了。山坡上的草地，营区内外高大挺拔的白杨树，不是一点一点，渐渐地慢慢地绿，差不多一个星期，就长得跟夏天一样了。叶子大如手掌，绿得发黑。八月，秋天弹指一挥就过去了。似乎一夜之间，满山遍野开得红红火火的小野花就枯萎凋败了，牧草枯黄，寒意浓重。顺着绵延起伏的山坡望过去，茫茫苍苍的天山，依然白雪皑皑，雪线之下的山腰和坡地上，一丛一丛面积或大或小的塔松，黑黑的。

很快，一场接一场的大雪不期而至，漫长的冬季开始了。这种被羊皮大衣包裹的日子，从九月初，会一直持续到来年五月。

整个冬天，我们似乎都在忙着打扫积雪。训练计划被大雪天气反复中断。纷纷扬扬的雪花，指甲盖大，白茫茫一片，铺天盖地，惊心动魄，盛况空前。还有无限的寂静，安谧，天地浑然澄明。那是诗意的覆盖。

大雪不舍昼夜地落下来，天地凛冽，银装素裹。地面上的积雪，扫了落，落了扫，满目皆白。翻毛皮鞋在雪地里，踩出嘎吱嘎吱的声响。从营区到公路，再到各营连之间，一条条纵横交错的路上，总有扫不完的雪。营院里，来不及清理出去的积雪，一垛垛在院子里堆着，如切割齐整的小山。

积雪没膝，一般的清扫工具显得过于小巧，派不上用场。我们卸下床板，系上背包带，两个人在后边掌控着，六个人在前边弓着身子，喊着号子，像牛拉犁一样使劲往前冲。气势惊天动地，场面热火

远山里的春天来得踌躇，迟
迟，疑疑。当春天姗姗来临
时，已是五月下旬，山外的
人该过夏天的生活了。山坡
上的草地，营区内外高大挺
拔的白杨树，不是一点一
点，渐渐地，慢慢地绿，差不
多一个星期，就长得跟夏天
一样了。



朝天。这样的劳动场景，有时三两天，有时会持续十天半月。

漫长的冬天，天空简明，大地安静，但没完没了地清扫积雪，使我们对原本诗意的洁白雪花，有时会有深深的厌倦情绪。

每年的初春时节，我们都会到天山山麓植树，山上有成片成片的林子，小松树一排排、一行行，每年栽种一片，满山坡的松树林像个头相差不多的兄弟姐妹，一片一片相跟着成长。

离营区不远，有一个林场，住着一些林场的职工，周围还有十来户住干打垒的牧民。有几家小卖部，其中一家是林场场部开的，名字起得挺大，叫牛圈子百货商场，货不多，也不全，只是一些日常生活用品。但里面有一个货架，摆着几十本书卖，很吸引我的眼球。那些书看上去落寞而陈旧，上面落满灰尘，像二手书。还有两家极其简陋的小饭馆，一个邮政代办所。每天早晨有一趟出山的小面包车，很破旧。我总觉得，这些店面是驻扎了部队才有的。因为牧民很少出山，除了方糖、砖茶和很便宜的酒，他们几乎很少买别的东西。

有时候，寂寞了，我也会到街上走走，东瞅瞅西看看，其实没什么好看的，说是街，不过公路两边几家店面，不足十米长，但大家都这么叫。我们出营门，也都说上街。

常见两三个牧民，马鞭子放在身边，席地而坐，一瓶白酒，你一口，他一口，轮着喝。他们的坐骑在边上候着。

有时，我们上午从靶场训练回来路过街上，见他们坐在小卖部门口喝着。晚饭后散步，走过街道，他们从小卖部门口移到了水渠边，还在喝，似乎会一直那样喝下去。几匹坐骑默默低着头，周围是一堆一堆的马粪。他们不吃一口菜，能喝一天酒，让我很长见识。

路边水沟或林带里，常有喝醉牧民的。人躺在地上，手里握着空酒瓶，坐骑不离不弃，站在旁边静静地等候主人醒来。那场景令人心生温暖与忧郁。

常年守望在遥远的天山深处，不管干部，还是战士，亲人都在山外的远方。打长途电话要一次次接转，多数时间通不了，偶尔通了，得扯着嗓子说话，费劲，也费钱。信件便成了我们和亲人之间永不停